辨惑編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辨惑編四卷元謝應芳撰應芳有思賢錄已著錄是編作於至正中因吳俗信鬼神多拘忌乃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議論一一條析而辨之其目凡十五一曰死生二曰疫癘三曰鬼神四曰祭祀五曰淫祀六曰妖怪七曰巫覡八曰卜筮九曰治喪十曰擇葬十一曰相法十二曰祿命十三曰方位十四曰時日十五曰異端末一卷附錄書及祼著八篇皆力闢俗見斷斷然據理以爭與是編相發明者也昔宋儲泳作袪疑說原本久佚惟左圭百川學海中載其節本應芳此書持論雖似乎淺近而能因風俗而藥之用以開導愚迷其有益於勸戒與

泳書相等而持論較泳尤正大正不得以平易忽之曹安讕言長語曰毘陵謝子蘭取聖賢問答之詞闢異端者爲書名曰辨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載眞可以正人心蓋深取之也惟葉盛水東日記曰毘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於世其中援据經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後卽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此獨惜其過當春秋書毀泉臺君子以爲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云云其言切中應芳之失蓋講學之

家往往矯枉過直此亦其一讀者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辨惑編序

往予舟過毘陵見童冠數十人出自鄉塾秩秩有序心甚異之風飄迅速欲艤舟訪其師而不可得遇其鄉友詢之曰此吾謝君子蘭也今年春風雪中有客扣門袖刺以見倒屣出迎則子蘭不遠來過延之坐舉酒相屬論說亹亹可聽慕其人於二十年之前而一旦與之相覿其喜爲何如哉良久子蘭出鉅編置案上拜而請曰吾嫉夫異端邪說之誣民而難以口舌一辨也於是裒聖賢之格言徵古今之明驗爲是編有年矣而未敢示諸人也惟先生幸披閱而辱教焉余謝不敏退而觀之則有以得其用心矣古昔盛時國無異政家無殊俗異言異服者有禁執左道以亂政者有誅迨其衰也九

流百家工時惑衆各以其術鳴於當世蚩蚩之民狃于耳目之習莫有能寤其非者至於後世老佛之說盛則雖高明宏博之士猶或甘而溺之以洛建諸儒力排痛觝而狂瀾之倒亦不能盡障而迴之也吁愛生而惡死懼禍而喜福人之情也然而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故而徒諂瀆乎鬼神怵惕乎妖妄聽從乎巫卜拘拘乎青囊珞琭之書屑屑乎姑布子卿之說得失紛陳於前而利害交戰于內膠膠擾擾卒無以勝其私而窒其慾將以求生也而實害之將以避禍也而實速之嗚乎何其惑之甚也使其得是編而觀之庶幾其少寤乎孔子曰知者不惑子蘭其近之矣敘而歸之俾俟有道者正焉至正戊子十二月朔京口俞希音書

辨惑編卷一

元謝應芳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守山閣叢書

死生

死生亦大矣非原始要終以知其說鮮有不貪生畏死而爲異端邪說之所惑者知之則生順死安可以無疑矣應芳不揣譾陋力排邪異故先述聖賢所言死生之理以冠編首蓋庶乎端本澄源之意云

論語曰死生有命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荀子曰相命已定鬼神不移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

家語曰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有始則有終也

或問命楊子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改證刊本缺立巖墻三字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乎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據法言補

或問楊子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

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 中說

國語云范文子祈死柳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柳文

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 通鑑

公爲僕射躬親庶務不捨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不可不戒公曰死生有命

爲之益力續通鑑

歐陽文忠公曰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知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于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于物內不動于心而年不及三十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之于天非人力所能爲況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執奇怪誕妄之書欲求其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案段末原注黃庭經三字似誤

程子曰人之所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是有箇盡時

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遺書

伊川先生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危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達是智捨是勇達須平時做工夫捨則臨事自然如此程氏外書

張子曰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近思錄

朱子謂學者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處便是理不可以聚

散言也然人死氣終歸于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盡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雜錄

林氏問朱子曰人或死于干戈或死于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如說桎梏而死非正命也須是看得孟子意如何如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若死于縲絏不成說不是正命有

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古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于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剄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校便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南軒張先生曰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于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而止于是焉則曰命也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孟子所謂立乎巖墻之下者也讀書記

疫厲

世俗以疾咎鬼神者多矣至于患疫則曰有厲鬼主之余嘗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迓神詭衣冠面具爲凶

醜狀旗旌鼓吹衛從而昇之曰此疫厲之神唐張巡也原其謬蓋以公有厲鬼擊賊之語附會以神之吁公守睢陽以兵盡力竭不能殄大逆忠義激烈故有是言豈爲厲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彼汎言厲鬼者固不足信況誣忠藎乎余庸俗陋閭轉相煽惑遇病疫者皆惴焉而絶交甚而父子兄弟亦不相救傷風敗俗莫甚于斯故述此篇于死生之後以曉之

庾衮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離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日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

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晉書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民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公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巿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飮食于是悉愈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案原本關相倒依北史乙轉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暫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

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北史

曾中書鞏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飲食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爲殿最人賴以生明善錄

杭州大旱飢疫並作蘇文忠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明年方春公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

胡文恭公從孫鈞居晉陵歲大疫族人有舉家病者死者過

半親戚畏避莫敢視君聞亟往具棺斂營葬俾存亡咸不失所言行錄

祝二翁爲人長者歲大疫親舊有盡室臥病者雖至親莫敢闖其門翁每淸旦輒攜粥藥徧飮食之而後反日以爲常鄉人高其行晦菴文集

劉忠淸公作尊天敬神文曰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于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裨明見自有太極已兆一元旣分三才而爲三乃播五行而爲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爲三百六旬寒暑難爲驟更次爲七十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飢寒暴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

乃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惟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慢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灑掃不異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紊常度如此則眞氣還而何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諸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兒或象蚖蝎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于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皁吏有不取之贓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块軋鈞播而乃饕餮

盤飡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于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訐
环珓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
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梃利刃其次曰齋聖又次曰樂
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冥頑之童附而爲鬼鬼固不靈腥
臊之巫降而爲神神亦可耻妄言禍福以紿昏愚牲十餘
不供一夕之需香數奩僅充一爇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
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
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餘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貲産破
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于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
餌老者須肉而絶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聒以
鼓樂不恤體之煩躁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

寃揆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逞而杜其來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祟于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爲乖戾孝思之心更爲怨詈則誣衊天理壞亂人倫其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其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羣心徒抱拳拳未免喋喋儻能景德者感曾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敢瘳民瘼同底于壽富康寧文集

鬼神

北谿陳先生曰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旨哉斯言茍不先述前人所謂鬼神祭祀之說則其理不明

不述後世淫祀妖怪之說則又何以痦世俗之疑邪

㬰芳今錄此四項而此篇者元論鬼神之本意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

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史嚚曰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 左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遺書

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不可得而知也于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上蔡謝氏曰動之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而不息者神也摧仆歸根者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

致生之不智知生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謂神明之也
鬼神天地間之妙用祖考之精神卽我之精神
朱子曰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
由而正文集
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
李氏問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如何曰若論正理
則樹上忽然生花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乃造化之迹
人所常目故不之怪忽聞鬼叫則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
之迹但不是正理故以爲怪語錄
程子謂伯有爲厲事別是一理朱子曰謂非死生之常理也
南軒張先生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

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上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讖行譸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于怪誕怵于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于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于是鬼神之說淪于空虛而所謂

交于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淫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人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辨哉蓋亦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聚散之蘊所以示世最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于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于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于外而怵于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

祭祀

應芳生長吳楚閒每見邑里人之歲時蒸嘗皆非然飮食而已至于山川鬼神妄意徼福動輒致大牲以祀享之問之則曰名山大川禮所當祭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禮莫大于分分令以一夫之微而欲僭王侯公卿之祭其越分踰禮爲何如哉若是者不獲戾于鬼神幸也況求福乎故愚採輯前言獨詳于上下之分祭各不同以破不知者之惑若夫籩豆之事則不盡錄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案原本脫諸侯下十九字依曲禮

補

士祭其先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天子之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攷證刊本脫士字據禮記增）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

珍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漢書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

程子曰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遺書

朱子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僥幸非望無所不至語錄

葉氏問古今祭禮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

可自盡其誠

葉氏問朱子曰旁親遠族不當祭者若無後則如之何先生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

北溪陳先生曰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爲天地民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爲一國之主故可以祭一國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昭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尙明故也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其祖而祭其父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爲非所當祭北溪字義

淫祀

淫祀之說經有明訓國有常憲愚俗惑之未足爲怪至學士大夫亦從而惑之斯可怪矣余自先人歿卽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故也天歷中大疫自母氏以及同産皆遘瘧務求醫藥不事祈禱旣而病者俱瘥予則無恙時鄰里崇淫祀者適多斃于疫或以是頗歎異之觀此亦可見淫祀之不足信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

禮記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左傳

楚昭王病于軍中卜河爲祟大夫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聞之曰楚

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史記

狄仁傑爲江南安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七百餘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唐書

王嗣宗爲節度使性剛正嘗臥病家人私爇楮幣以祈福嗣宗大呼而止之曰神苟有知豈枉法而受賄邪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韓公過佛寺神祠必鞠躬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道山清話

程子曰除神祠然後人爲善遺書

謝上蔡嘗言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于

祖宗正合著實處都却鹵莽只管外面祭他鬼神不知鬼神與已無干涉雖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則不歆非類若是淫邪竊食而已必無降福之理

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于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又安用事通鑑

晦菴先生曰紙錢起于玄宗時王璵蓋古人用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于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故璵作紙錢易之語錄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

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乎上士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也

論道家三淸云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挾戶了老子既是人鬼乃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眞武本元武避聖祖諱改元爲眞元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元武七宿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其狀如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如鳥故曰朱雀今乃以元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于下已無義理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眞君作四聖殊無義理

南軒張先生治桂林毀淫祀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

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爲贅耳然載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又曰今州縣祭社却是要之祀獄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

北溪陳先生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益由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祭祀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繫如釋迦亦是此類與我輩又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勲若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太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則上帝而已安有

一箇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干涉而所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于講明之故字義

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于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爲貌像爲立配爲置男女屋而列之褻瀆神祇之甚

古人宗法子孫于祖先亦是的派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專今人況于祖先外又招許多淫昏鬼神入來家家事佛事

神是多少淫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人之諂欲以求福不知何福之有

妖怪

孔子不語怪今應芳于妖怪之事乃力言之何也誠以俚俗相煽邪風盛行不得不辨知此則可少祛其惑矣

鄭厲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左傳

荀子曰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

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

史記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莫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揚子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　法言

亳州有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葷血人率多死李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塡塞以絕其妄源上從之

唐書

蔡州妖尼于惠普妄託佛法言人禍福士大夫多稱神尼歐陽文忠公自少力排佛氏故獨以爲妖尼嘗有名公于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藥悞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歎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知牛前世尚不足信彼二牛安能記前世姓名又能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爲萬物之靈其尤者爲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謫之牛乃能自知乎坐人皆服明善錄

謹按汝南鮦陽有男子得麕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

經澤中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而得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之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立廟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魚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廟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風俗通論

王沂公作郡時訛言有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揵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紙蕲灶置門用爲厭勝公聞之戒徼巡之役悉令屏去有爲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于境民情遂安妖訛乃止

張忠定公爲郡守時民聞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郡

縣譊譊至暮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戮于市于是民安夜如故明善錄

祥符中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兩至其庭而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罔不駿奔于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孔公道輔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者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于前蛇無異焉擊蛇笏事

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令茅山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奏云一龍于半途飛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遺書

先生在鄠有僧舍歲傳石佛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伊川先生居官廨有報曰鬼使扇先生曰他熱故耳又報曰鬼打鼓曰以槌與之其怪自滅

張南軒先生帥靖江貲慶寺有古佛袈裟每歲七月十五日爲曬袈裟會鄉民畢集男女雜沓捨衣施錢以千萬計因之以成喧亂先生命一都監追取袈裟十餘件試以其一焚之者若佛靈火必當異悉焚之先生笑曰今番百姓煞留得若干錢語錄

辨惑編卷一終

辨惑編卷二

巫覡

予蚤歲見巫者爲親戚祀神吐鄙俚之詞儌漫湛之福輒羞赧去之旣長卽拒絕其人雖見之亦不爲禮吁閭閻無知畊信而用之固無足責若大夫士亦信且惑焉能無愧乎苟欲正風俗息妖妄擯巫者不用其在士大夫家始耳

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至時幸來告吾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

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欲使廷掾等入趣之皆叩頭流血乃免自是不復言河伯娶婦史記

漢武帝正和中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訐以爲祝詛上心既疑因是體不平江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民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數萬人漢書

白虎通論曰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史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

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類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宮殿之内戸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三國志

魏卞蘭爲將軍常侍苦消渇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賜水蘭不肯飲詔問其故蘭曰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絶於吾手汝曹所見勿爲妖妄

唐肅宗朝王璵以禱見寵驟得宰相帝病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賄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艷以惡少年自隨馳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啓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

語 通鑑

仁宗天聖元年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爲巫覡惑民病者不服藥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聞故詔禁之 宋通鑑

范氏曰夫惑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 通鑑

陳希亮知雲都二覡歛民財祭鬼謂之賽火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計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 東都事略

卜筮

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罔百世與古相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苟能斷安危決其吉凶可

也今必曰某神禍之某鬼祟之禱則生不則死吁何其卦兆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其它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非謂無蓍龜之靈也歴傳記述見聞集此篇與知者道

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禮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春秋左氏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荀子曰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求也以文之也

太史公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汚也○案此係史記日者傳文原注前漢書三字誤又原水嚴作張盡作厚求作以矯言鬼神上脫以傷人心一句今並依史記補正

白虎通德論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尙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所以先謀及卿士者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

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後爲石顯所害胡氏曰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爲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案此段末原注漢書二字疑誤

或問聖人占天乎楊子曰占天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答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法言

郭璞嘗欲爲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失者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三十餘年九十三而卒晉書

文中子曰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中書

柳子厚曰卜者世之餘技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敺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文集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噫亦惑矣遺書

晦菴先生曰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慮只管去問於卜筮亦是不能遠鬼神也語錄

先生嘗與胡叔器論卜筮有曰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卜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語錄

東萊先生曰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矣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案原本脫此上二十五字依東萊博議

補　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而驗愈疎傅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庚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 博議

洪內翰曰古謂龜爲卜筴爲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狃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 容齋隨筆

九峯蔡氏曰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

至公無私而後能傳𦘕龜之意 集傳書

治喪

喪禮之廢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而廢禮尤甚其一鋪張祭儀務爲觀美甚者破家蕩産以侈聲樂器玩之盛視其親之棺槨衣衾反若餘事也其二廣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經旬逾月以極齋羞布施之盛顧其身之衰麻哭踊反若虛文也斯二者非害禮之甚者乎然而祭儀之設惟有力者能之若浮屠之事習以成俗無有貧富貴賤識者猶以其事爲恥可不悟哉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今也苟未能純用古禮必先去此二者之弊以盡夫哀痛慘怛之實則禮雖不

足亦可弗畔於道

禮記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

之者哉

漢文帝遺詔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漢書

光武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亂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明帝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絶命於此豈祖考意哉

石昂父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先人所
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北史
魏中書令高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喪葬不依
古式乃誡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凡葬送之日歌謠鼓舞
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
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曰爾
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愼
姚文獻公遺令誡子孫曰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
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終身不悟
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永
爲後法譜

司馬文正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死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

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爲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葬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邪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文集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遺書

朱子知漳州諭其民曰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寄函並限一月安葬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

違依條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明善錄

張忠宣公曰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裝迎之際務為華飾墟墓之間過為屋宇及聽僧人等誑誘多作佛事廣辦齋筵竭產假貸以侈靡相誇不能辦者往往停喪曾不知喪葬之禮務在主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便是孝順何在侈靡乎

真文忠公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然彼之教得行由我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

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倀倀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

釋老追薦之說誑世然儈死則不用道道死則不用儈今儒家者讀周孔之書死乃用釋老之薦豈非惑歟吹劍錄

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一氏士大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考歲錄

擇葬

擇地以葬其親亦古者孝子慈孫之用心也但後世惑於風水之說往往多爲身謀使其親之骨肉不得以時歸土又不若不擇之愈也今予首述前輩端確之論以破偏信者之惑後以考亭西山之言折衷之

呂才曰古者卜葬盖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及龜筮近代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此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擇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通鑑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

今之葬書相山川岡隴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

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於壙中時葬太尉公族人曰葬者家之大事也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召張生許錢二萬張生閭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

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伊川先生曰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

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可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五患既愼則又掘地必至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焚者出不得已若不可遷就同焚矣至其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而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之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今之葬者執信風水五姓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月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者用乾艮二時爲吉此

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

周益公曰漢袁安父歿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繫還匈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神物兆祥使之昌熾此豈人力所能致哉范史載之亦足以垂勸而世之泥於陰陽家者往往藉以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丘墓殊不問行已之如何於是庸師妖巫始得以售其術若河南吳雄少時

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起自孤寒致位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爲廷尉爲法名家此亦范曄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告不修人事而以袁安爲口實者明善錄

晦菴先生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文集

西山先生曰按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爾非若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太拘擇焉苟不至

於太拘則葬不思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訴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給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强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 文集

趙忠愍公 昞 族葬圖說曰凡爲葬五世之塋堂以祖墓分心南北空四十五步使可容昭穆之位分心空五十四步可容男女之殤位東西不必預分臨時量所葬人數裁酌又曰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僅伸

於四親而祖免以還不復相錄能知同享其所自出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埽疎遠咸集餕福胙相勞苦序間闊尙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者惑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遠其祖是皆可恨也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爲之圖說藏於祠室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按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焉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按朱文公家禮祠堂爲四龕以奉先世高祖考妣居西第一龕曾祖考妣次之祖考妣又次之考妣居東龕祠於易世則遞遷祧毀焉其親盡者埋神主於墓所或祠堂兩階之間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沒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沒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而祔焉其有子之妾又

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按禮雖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周禮昭穆之制昭穆尚左故不得不遵用焉子不別嫡庶不分孰爲妻及繼室所出孰爲側室所出孫不敢卽其父不分兄或弟所生及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諸子葬祖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以西爲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東仍皆與大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首並列以東爲上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目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陽數也每列東西不可豫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若夫貴之與賤俾表存焉爲人子弟者可不以此而序其天倫哉尊尊也知其有祖而不敢私祔其父也曾玄而下左右祔諸曾孫不分何房所出皆序齒列葬子之南玄孫序齒列葬孫之南以其班也左皆曰昭右皆曰穆昭與昭穆與穆併兄弟同列子孫同班在昭位則用昭制在穆位則用穆制也百世可行也六世孫在曾孫之南七世孫在玄孫之南八世孫在六世之南九世孫在七世之南雖至百世亦皆可祔焉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以近祖墓爲上北首諸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宗正體也妾從祔妻曰合妾

日祔母以子貴也有子則然降女君明貴賤也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適夫人之地尺許故今謂凡妾之柩當比正妻繼室稍南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爲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凡已婚娶即爲成人按周禮周人以殷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又曰下殤葬於園輿機而往不棺斂於宮中自周公時已不輿機即葬於墓然尚有以見古人視長殤與中下之殤禮亦異矣故今以長殤居成人之位中殤已娶亦然其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稍東殤女葬祖之北稍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玄而下皆重行南首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陰數凡葬此者男子先歿則居西後歿者次其東女子先歿則居東後歿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爲序按周禮先王之塋子孫從葬而諸侯之祔者則前引大夫士之祔者則後引蓋前貴後賤一以爵爲尊卑同朝廷之禮若

後世臣庶之家其制不應乃爾但當以齒爲序而令成人前引殤後引亦不失禮意矣**序不以齒不期夭也**如弟先葬而留兄之穴則是預期其兄夭殤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男女雖異位而二位東西相照必使每行共爲一列**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嫌其當祖之首**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程子曰棄女還家亦以殤葬之故今所葬在殤女位**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始祖之妾無子者亦陪葬子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而在祖妾之北孫之妾與孫女相直在子妾之北曾玄以下每列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娣姒年齒爲序按禮古之公卿大夫爲貴妾服緦士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也今之妾其無所出者生享諸母之尊歿與路人不異據經按義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之意焉

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邀屬宗法之遺意也爲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之塗遠不祔於祖與祔而不以其倫

則視死者爲不物矣其如焚尸沉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

也尙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

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族葬圖
后土壇
北
東
分心南北
各空九步
昭
祖
穆
西
分心南北
各空六步
南
凡葬昭者以西為上其正妻繼室及有子之妾
各附其墓之東妾比女君稍南仍皆與夫同封
祖及昭穆皆北首
神道東西闊五步
各附其墓之西妾比女君稍南仍皆與夫同封
凡葬穆者以東為上其正妻繼室及有子之妾
五 四 三 次 長
長 次 三 四 五

辨惑編卷二終

辨惑編卷三

相法

相形之術近世或有精之者然致遠恐泥君子不爲愚嘗謂聖賢亦自有觀人之法人特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聖賢觀人如此而已若夫死生禍福又豈言貌間所能盡邪許負之書吾末之學乃所願則學孔孟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

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

魏中領軍王肅年六十二疾厲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朱延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肅竟卒三國志

韓子曰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非人耶即有平脇曼膚顏如渥丹美而艷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

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爲不失也文集

柳貞公渾年十四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堅信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今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敎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甚切其在童幼不惑於怪譎矣子厚文集

國語云叔魚生其母視之曰必賄死楊食我生戍向之之母聞其聲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柳子非之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盡以左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

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末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皮氏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類龍某類鳳某類牛馬某至公侯其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不過人焉有眞人形而貧賤類禽獸形而富貴哉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盖不能自相其心者也（相解）

黄山谷先生曰世俗徒相貌觀人之福是大不然福本無象

何以觀之惟視其人之淺深耳又曰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夫動人欺誑者豈長世之人乎林間錄

胡忠簡公曰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朱友敬亦重瞳子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魯僖沐猴可比堯舜而嵇李可擬漢祖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狼蒙倛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倛陽虎亦如蒙倛竇將軍鳶肩馬賓王亦鳶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頷虎頭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勲乎文集

祿命

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死生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若今之泛泛售其術者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爲愚嘗謂聖賢知人之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果戰歿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果見殺於齊蓋由也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其軀之理雖當時幸而獲免聖賢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如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臆中何足信哉

呂才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抗卒未聞共

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各異此皆祿命乎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不求有得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盜畊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李翺命解

柳氏家訓曰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蓍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旣語以年月卒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眞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旣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卒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以此知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掃篇

邵康節有疾張橫渠問曰先生論命否曰若天命則已知之

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張曰載尙何言_略
或問朱子曰數學如康節之說皆一定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大數可見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潘時舉問曰孟子之言命與今世俗之言命者正相反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在巖牆之下也不到壓死先生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個命如此便是紂說不有命在天相似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算數乎鶴林玉露

方位

方位細事也然庸巫謬卜從而神之禁忌百端祈禳無已甚者毀垣撤屋有不能一朝居者其爲害亦豈小哉爰述所聞以牖愚俗

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氾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墜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

漢書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呂才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諸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唐書

唐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子孫世爲司隸

德宗建中元年九月宣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命修之

代宗葬元陵將發引上見轀輬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曰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續通鑑

時日

夫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亦盡乎八事而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怪之曰民棄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後漢書

後魏武帝討賀驎太史令姚崇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進兵大破之北史

宋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南史

唐太宗貞觀五年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

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唐書

張公謹卒太宗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中安有所避遂哭之

代宗葬元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唐莊宗將攻梁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郭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八日而滅梁

程子曰如陰陽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亦不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遺書

謝愔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

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耶曰惛固無疑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語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況顔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事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欲將越一溝隍折一葮葺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搆一衡宇䧳一榱桷必審方位而後爲之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絶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

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爲而已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用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時日勝者乎不耘之瓜不實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爲金以石爲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又復何有哉

洪內翰曰漢武帝時聚諸術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利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子平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則歷卜諸家自古皆不同矣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

日可用也容齋隨筆

辨惑編卷三終

辨惑編卷四

異端

古之爲異端邪說者衆矣若老莊仙佛之流自秦漢以來惑世尤甚故特舉此而詳其說餘不盡述也先正有言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吾亦云然

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又曰莊周不乖寡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或問莊周有取乎曰少欲至周罔君臣之義雖鄰不覿也法言

或問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音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蠻貊則引之在門墻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爲裳也

晉陶桓公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通鑑

魏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枉之說多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北史

唐玄宗嘗夢老君云吾像在京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迎置興慶宮胡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

仙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天下亂矣

晁氏曰李耳撰道德經二卷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智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爲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于成敗生死則以爲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

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爲天下達道歟 文獻通考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爾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它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

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案原本脫不與爾下五十七字依文獻通考補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它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卽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卽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郎當子房閒時不做聲氣莫教它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它此其所以乖也老子說話只是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

類是也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之老聃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孔子言語餙作家語因據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架空寓言時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尊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無所自來而問老聃一語備詳諸書莫知始自莊子不知老聃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法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莊子傳其學從而有掊斗折衡

椎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智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邪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豈有以禮訓孔子勗其徒則異是耶孔子喜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諱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嘗謂孔子之徒當推忠恕而已想猶覬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尊曾思之等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特莊子輩爾聃道之是非莊子述而傳遠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借孔子尊師可見矣後之衞道者多爲分說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史度書所或者所職多書孔

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曾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為棄名檢薄禮教之罪人邪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敘百家之學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至莊周皆敘明之至曾鄒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歸正集

右論老莊

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

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有方士徐市等皆上書言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史記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漢書

方士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者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

使者令爲親屬乃可使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裝爲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出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武帝末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或問揚子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没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爲有法言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

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中說

韓文公爲李干墓志曰干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試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時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顚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

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背死刑部且
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一旦無病而死襄陽黜爲吉司
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
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别一
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
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金
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丸死海上此皆可爲誡者
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
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
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
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

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文集

唐穆宗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既而疾作而崩唐書

范太史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

而已天下無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之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以爲戒矣唐鑑

或問明道先生曰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仙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

一賊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遺書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

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葢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淸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葢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删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設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

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益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文獻通考

道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以靈峰白日上升百二十歲邵伯温聞見錄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道家今祖陵爲天師按陵封天師始唐天寶某年而北魏史崔浩傳已言寇謙之繼陵爲天師豈天師初只泛號唐始

定封邪集 歸正

至元間方士請煉大丹世祖勑中書供給所需平章政事廉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上曰然卻之 名臣事略

右論神仙方士

漢明帝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其教貴慈悲不殺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前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後英有逆謀廢徙自殺 通鑑

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飄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比殿下是也落糞溷比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刃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趙石虎欲奉佛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亦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北史

唐武德中太史令傅奕上疏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庸欺愚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祚年長久至漢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髠髮事佛至石苻之亂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産十年敎訓兵

農兩足利可勝既邪及太宗即位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
曰佛西域黠人爾欺罔外域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纖兒幻
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佛骨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
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
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
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
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
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
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八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

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唐書

唐書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孋辱其身屛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人徒屬稍從之然其荒茫漫靡及妄幻變現蓋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欲棄

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跡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意翻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崩殂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與哀無知之場丐庇百

解之齒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外域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移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唐世孫樵上言於宣宗云百姓男耕女織不能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戸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陛下卽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

雖以百七十萬戸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所貧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㢘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武宗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庶乎其有感矣

程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我所攻其迹耳道則我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遺書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

險阻犯荆棘而已

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不有助於世而何闢之深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温凊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艮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餓殍而養其生之爲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者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絕而佛亦不得傳道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

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崇正辨序

[illegible]先生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爲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

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葢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憑此理之充塞兩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弃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所謂虛無寂滅之地而逃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奥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理則反懵然其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彜倫墜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至於爲說之窮乃有不捨一法之論爲是遁辭以葢前失然亦其秉

舜之善有終不可得殄滅者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奧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辜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賊盜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幸而有一間世之傑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稅以爲主則既

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擴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咎也文集

右論佛氏

韓子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文集

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

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案此十一字原本脫去依韓文補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出之於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敎者處其一今之敎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貧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敎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勧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

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案此句原本脱去依韓文補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飮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猶責冬之裘者曰○案自其事雖殊至此原本僅存今曰二字餘並脫去今依韓文補正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案此五字原本亦脫去依韓文補曰曷不爲飮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長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有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行狀

致堂胡先生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云然其謬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而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塚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

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繫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啟後人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因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

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眞者寧有它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燥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婆娑寐憲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習之徒安有含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淸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然則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讀史管見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懺悔之說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迦葉

下生世間曰老子老氏曰老君遣尹眞人喜乘月精白象
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託生爲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應
流沙化俗成佛各相軋以求勝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
言孔子問禮於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應菩薩下生號伏羲
吉祥菩薩號女媧儒童菩薩號孔子月明儒童往爲顔回
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
二年易溧水縣南孔子祠爲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
地後復改爲儒童意孔子眞佛派也吁不能証其謬過矣
又從而溺之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周書紀異云周昭
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夜恒星不見
太史蘇繇占爲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之異也又安有

前唐虞夏商豫託生爲伏羲女媧等理乎況春秋書恒星不見在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語也陳大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爲主不嚴法度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歸正集

東坡蘇先生曰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世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豈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

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祝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心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奏議

司馬溫公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語不足信續通鑑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朱子言於孝宗曰彼老子浮圖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此以性命爲眞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

故寂然不動者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自無一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必順其事循其法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不知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不知其眞妄之別也是以自此之說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無一事非理由彼之說則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廓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語錄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故薄厭世故欲盡空了一切佛氏之失也機關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

莊老絕滅義禮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

佛氏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

道家做清淨經却有偷佛家言語佛經所謂色即是空。案

原本此下有處把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皆空也而十六字蓋因下文誤衍今删去

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皆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却說

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之意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却偷得佛家

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道家却只取得

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朱子謂門弟子曰佛老之學不待細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

常這一事已是强梗難遵其他更不消說

辨惑編卷四終

附録

答陳先生禱疾書

趙生來辱書謂古之君子莫不言陰陽鬼神而敬信之今有疾而禱於神者亦敬信之心所由發也吾友何力詆其非邪是不然平居日用暗室屋漏曾不知天地鬼神之足畏迨其有疾惟巫是聽必曰某鬼某神禍之祈禳百端焫楮鏹如內賂然甚者破家蕩產且乞諸鄰里親戚而爲之助幸而愈則欣欣然歸德於巫如其不幸則曰禱之或遲也祀之之禮或未至也鬼神怒而奪之也於乎愚哉人之死生命於初其有疾疢由於氣之乖戾猶陰陽戾而兩間之災沴見焉苟以人之有疾禍由鬼神則兩間之災沴又孰禍夫天耶理固灼然

人莫之信如應芳者賴以經訓之力頗明是理不爲巫祝所惑故鄉俗有秀才不信陰陽鬼神之謗惟先生譽之先生儒林老成人所敬服遇有疑者賜一言曉之吾道幸甚風俗幸甚先生名師可字伯大應芳父執也雅相愛爲忘年交以予痛斥巫覡吠雪之大所在成羣故遺書見詰予答是書辱同郡趙師呂張德遠錢拱之何中行霍用德僧玉林等是之轉相傳錄不事祈禱金壇蘇景瞻先輩素謂同志甚加歎賞且能訓其子若孫力行于家

與盛教授請除土地夫人書

自先生之教于常也講明義理多士悅服繕修廟學巨構一新應芳竊嘗與鄉之諸老論之自國朝置郡博士以來未有如先生用心之勤者也功其懋哉功其懋哉特有細故一端尚宜改作敢以狂瞽之言上瀆淸聽應芳伏覩本學重建地

靈祠於戟門之外其神本無有也使誠有之是豈不知廉耻者哉今肖像之設夫婦偶坐楚楚乎帬釵之飾盈盈乎朱粉之粧侍從旁立男女雜處儼然坐聖人清廟之下能無耻乎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禮俗之敝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如閭閻細民客或過之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爲神妻迺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肩案並食以饗士大夫籩豆之薦反不若閭閻匹婦乎吁幽明雖殊理則一致決無是理明矣比聞先生有見於此止欲設地靈一像今乃不然豈先生以此爲細微之故不欲矯世違俗而姑從衆也歟先生之心固然矣但學校者風化所出之地凡有作爲衆所矜式愚恐四方來觀將謂禮或宜然

轉相倣效而卒莫知其非也又恐禮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先生初見之明如彼其後從衆之意如此邪此愚所以不避譴訶僭伸尺喙以罄其芻蕘之誠惟先生以義揆之勇爲撤去非惟雪神羞明禮教不淪胥於習俗之繆抑亦可見先生不以人廢言矣抑愚又有說焉夫地之靈者莫靈於賢者也若吳季子張文靖胡文恭鄒忠介公諸賢皆毗陵土產之英靈學有舊祠庫隘弗稱即以此祠奉之豈不勝夫無名氏之鬼乎程子曰除神祠而民爲善夫如是而有獲戾於鬼神者其爲殃咎宜加於應芳之身無悔

第二書

應芳比見地靈祠塑夫婦之像殊未合禮僭越有言冀先生

聽之亦庶乎他山之石云耳書去未蒙回示或有誚予者曰怪神之事聖人不語非不語也不易語諸人也天地靈之神配偶有無儒先君子必嘗論說今吾子以一介之微言雖或中恐未足取信於人奈何余聞之旣謝不敏退而考諸五峯胡先生之論有嶽曰世爲廟貌男女屋居褻瀆之甚北谿陳先生曰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能曉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后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爲婦邪然則土地之於山嶽類也像貌之設已爲不經況復加之配偶乎惟先生撤而去之以祛衆惑其有未喻者請以前二公大儒之言曉之其誰曰不然況當今天下之所通祀者曰三皇曰孔子曰社稷或廟貌焉或壇壝焉皆無配偶何至地靈乃獨有偶也稽

之古訓已如彼參之祀典又如此反覆思繹決無是理不免再用塵瀆以殫其千慮一得之思惟先生垂察焉常學舊有土地祠多設木偶盛先生常興議除之既而重構此祠為俗論所惑仍作地靈夫婦之像以余連貢二書乃為除去時至正八年三月也盛先生名昭字克明維揚人後為淮南都事守節死

與王氏諸友論齋醮書

敬惟賢昆仲居喪三年祥禫有日將欲命羽士設醮以助先君子冥福計以粟費幾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禮如此然冥福之實果何有哉愚意不若以三日醮筵之費賑一鄉人戶之飢當此凶年使鄉之貧者免為溝中之瘠其歡欣贊頌奚止百倍黃冠師哉更欲致追遠之誠則盛設一祭亦庶乎終喪之禮矣今人於親歿之後凡言做好

事者非佛氏之齋卽老氏之醮二端之外餘無用情雖祭祀亦苟焉而已此葢汩於習俗不自知其非也愚請引古證今以二端無足信者爲諸友詳言之佛氏以釋迦爲師其書無齋設之說也至梁武帝信惑因果俾命僧流爲之厥後亡滅宗國餓死臺城因果無足徵矣道家以老子爲師書亦未嘗有設醮之論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爲之未幾傾危宗社流落金國所求之福竟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爲緇黃衣食之計焉耳前代名賢當今豪傑卓然有見而不惑者固嘗有之惟閭閻小人惑者什九諸友無足效也諸友皆明達之士平居高論迥出人表豈至是亦淪胥陋俗而不能踐其言乎僕與先君子心交幾三十年忠告之語多

蒙聽從前所陳者吾友但從而行之其必合矣寘寘中矣餘懷未盡旦夕面言諸親或有以俗論沮之者請以吾言折之至正十有五年時方擾攘齋醮有禁其親戚尚多非議之者書去乃從吾言

論吾人不當祀范蠡書

應芳投老異鄉如龜藏穴未嘗造公卿大夫之門也今一造焉固不敢如方朔自譽毛遂自薦以求其用亦非有富國強兵之策驚世駭俗之論以售其能特以古人一事關繫風化敢請為閣下陳之僕近過吳江嘗游三高祠顧瞻遺像覽前人記載金石之文見所謂三高者曰范蠡曰張翰曰陸龜蒙謂其清風峻節天下共高之邑人口為東家正而祀之僕於是竊有感焉夫季鷹魯望吳產也吳人睎為東家某是已鴟夷

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宰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跡而去其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捆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轉物逐利復積畜累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益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翛然從赤松子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爲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爲貪爲穢亦不爲過尙何風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於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或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僕應之曰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

泰伯仲雍延陵季子眞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為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顧僕流落覊旅微如草茅雖欲正之不能惟當道君子徇名責實改而易之足以稱三高之名雪千載之羞而厭服萬人之心然斯言也僕不往告之它人而特聞於閣下者誠以閣下心正而理明學廣而識口見義所在勇於有為凡於正人心厚風俗之事知無不行特此一端偶未之及聞僕所說必不以人廢言此僕所以發其久鉗之口也惟閣下叅乘鈞衡之暇稽諸祀典以理裁之以義決之為之口宜尊三讓至德之聖祀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膺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惟大人君

子乗祭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第恐不知者以僕所言既不足以謀身又不急於世用斥其迂而笑之然僕之心誠無愧焉古語云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所恃高明必蒙鑒察是書上饒公參政方議移文有司會世變而止今姑錄之以俟知者

厲鬼辨

往予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迓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極詭異旗旄鼓吹衛從而舁之予嘗訝而問焉人曰此唐張巡也且言公死時自謂作厲鬼故世稱公爲疫癘之神而崇奉焉嗟夫是何邪說者附會如此邪按唐史公守睢陽如一木支

大厦之踣兵盡力竭死不忘君故發憤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擊賊此蓋忠義激烈之辭豈謂爲疫癘之鬼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所謂厲鬼者乃汎言剛厲之鬼若韓文驅厲鬼之厲相似非疫癘之癘也誣誑前賢罔惑後世邪說之害一至於此可不辯哉第恨老無能爲不能爲州人毀除淫祠一洗習俗之陋區區謇言用告來者

呈長洲縣請除淫祀文

嘗謂古昔名賢合奉蒸嘗之禮世俗淫祀豈容混雜其間竊見晉常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顧元公相門華裔文武全才負三俊之盛明平六州之大亂自餘勳業具載史編今墓在長洲縣黃天蕩南舊有祠堂爲蘇人奉嘗之地

近被無知小民將比近廢廟中俗稱金家神等像移入本祠置諸元公之上復有木偶數輩列坐兩旁薰蕕混淆惑亂觀聽按古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今愚民所增妖邪俱係妄言禍福搖惑人心徼求祭賽在王化之所必誅僥倖獲免詎容祭享乎如蒙尊禮前賢官爲致祭去除淫祀禁止褻瀆至於祠宇廢壞墓地侵削併乞整治施行縣令周元凱以所言當理即期日同詣祠坐命爲文祭之且令毀去雜像及勸募邑人張君實貫重建祠宇屬鄱陽周伯温爲文刻石祠下余又集懷古錄三卷并載諸公歌詠云

辨訛

夫江南淫祠在唐爲狄梁公盡燬唐衰禮廢繼以五季之亂妄意徼福謟非其鬼泛然以大號加封紊雜祀典祠廟滋多

里巷間土地有祠蓋實啟于此吾嘗以民情推之其始也必以農穀之功本乎地土歲時祀享亦循乎報本之意迨夫廟貌之設無可爲像遂以鄉之有齒爵者當之既久而世代變革承訛踵繆至有可笑可怪而不可曉者姑以目前言之郡城西南三十里曰梅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某姓三孤之官後乃訛爲三姑耳夫孤次於公即後世所謂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村甿巫祝之流無知妄作以孤爲姑又城之北東有稱十姨者必拾遺之訛稱雨淋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爲一婦人以雨淋而不室處是則可笑而已至若三姑乃儼然塑少艾三人冶容美飾衆所具瞻且復變九里塘爲九女以附會其無根之談蠱惑人心傷風敗俗有不容不辨者改而正諸

宜自玆始吁甚矣人之好怪也昔蘇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謾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葢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澎浪之磯亦訛孤爲姑訛澎浪爲彭郎公戲而譏之意甚明白有足以破其惑矣如應考者雖究明是理灼見其非奈無秋公在位之權又無蘇子名世之詩請與鄉之士君子追原俗情遵依乎法律撤去繆像題其主曰土地三孤之神如此則可以正訛傳息邪說矣

辨惑編附錄終

太白陰經

太白陰經八卷唐李筌撰筌里籍未詳惟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陰經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太白陰符當卽此書傳寫譌一字也考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云太白陰經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於天地陰陽險阻終於雜占首尾完具又似無所闕佚殆後人傳寫有所合併故卷數不同歟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蓋兩失之筌此書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强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其人終於一郡

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靖諸人以將略表見於後世然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則李靖兵法一即此經其攻城具篇則取爲攻城具守城具篇築城篇鑿濠篇弩臺篇烽燧臺篇馬鋪土河篇游奕地聽篇則取爲守拒法水攻具篇則取爲水戰具濟水具篇則取爲單行渡水火攻具篇火戰具篇則取爲火兵共泉篇則取爲識水泉宴娛音樂篇則取爲聲感人是佑之採用此書與李靖之書無異其必有以取之矣靖之兵法宋時已殘闕舛譌阮逸所傳又亂以僞本坌此經至今猶存惟篇首陰陽總序及天地無陰陽篇有鈔無書不知佚於何時今則無從校補矣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序○舊抄無此序張刻本有之今姑存以俟考

太古之時人不識其父蒙如嬰兒夏則居巢冬則居穴與麋豖遊處聖人以神任四時合萬物於無形而神知之矣過此以往非神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非心不足以知勝敗之術夫心術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賢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勍敵愚人得之以傾宗社滅民族故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傾命是以兵家之所祕而不可妄傳否則殃及九族臣今所著太白陰經其奇謀詭道論心術則流於殘忍以爲不如此則兵不能振故藏諸名山石室間承帝命欲備清覽敢昧死以進

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誤

祕閣楷書臣羅士良謄

御書祗候臣張永和監

入內黃門臣朱永中監

入內內侍高班內品臣譚元吉監

入內內侍高班內班品臣趙承信監

進太白陰經表○張刻本無此表今依舊抄本

臣筌言太白陰經者記行師用兵之事也臣聞太白主兵爲大將軍陰主殺伐故用兵而法焉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肅皇帝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惠遠方賓服罔有不庭雖武尙征伐而兵不可弭德貴柔遠而謀不可亡臣筌少宦書生才非武職敢越樽俎輒述兵書起天無陰陽終兵家心術凡一百篇勒成十卷○舊抄本作六卷按六卷則止七十二篇與上百篇之語不相應唐宋藝文志並云十卷張刻本亦十卷此必書賈以抄本不全而妄改之也今校正號曰太白陰經人謀籌策攻城器械屯田戰馬營壘陣圖括囊無遺秋毫必錄其陰陽天道風雲向背雖遠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錐刀大至城堡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三軍轅門有之雖桴鼓之吏厮養

之卒亦可爲萬人之將言無文飾理探玄微十載修成四方兵起識者以爲濟時之用臣自風塵悖亂牧[illegible]邊陲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坐偏裨之職未展縱横之謀挾經懷慚辜負聖化職守有限不及蹈舞闕庭謹附表并經以聞臣筌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軍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臣李筌上表

夫太白陰經者有唐少室書生李筌常遊名山探奇術於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黃帝陰符經遇驪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爲兵書名曰太白陰經上宣天機以爲將家之軌則也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目錄

卷一　人謀上

天無陰陽　地無險阻　人無勇怯
主有道德　國有富强　賢有遇時
將有智謀　術有陰謀　數有探心
政有誅强

卷二　人謀下

善師　貴和　廟勝　沉謀　子卒
選士　勵士　刑賞　地勢　兵形
作戰　攻守　行人　鑑才

卷三　雜儀

授鉞　部署　將軍　陣將　隊將
馬將　鑑人　相馬　誓衆軍令
關塞四夷
卷四　戰具
攻城具　守城具　水攻具　火攻具
濟水具　水戰具　器械　軍裝
卷五　預備
築城　鑿濠　弩臺
烽燧臺　馬鋪土河　遊奕地聽
報平安　嚴警鼓角　定鋪
夜號更刻　鄉導　井泉

迷途　搜山燒草　前茅後殿
釁鼓　屯田　人糧馬料
軍資　宴設音樂
卷六　陣圖
風后握奇壘圖　風后握奇外壘　太白營圖
偃月營圖　陰陽隊圖　教旗圖
草教圖　教弩圖
合而爲一陣圖　離而爲八陣圖
卷七　祭文　捷書　藥方
禡牙文　禡馬文　祭蚩尤文
祭名山大川文　祭風伯雨師文

祭毘沙門天王文　露布　治人藥方
治馬藥方
卷八　雜占
占日　占月　占五星　占流星
占客星　占妖星　占雲氣　分野占
風角　五音占風　鳥情占
卷九
遁甲
卷十　雜式
元女式　察情勝敗　主客向背
推神煞門戸　龜卜　山岡營壘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唐李筌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人謀上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圓地方本乎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農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所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漂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

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東來草木甲坼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肅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傷陰陽寒暑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陰陽所變之哉昔王莽徵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備補軍吏及昆陽之敗會大雷風至屋瓦皆飛雨下如注當此之時豈三門不發○張刻本作嚴五將不具耶亭亭白奸錯太歲月建誤殆至如此古有張伯松者值亂出居營內爲賊所逼營中豪傑皆遁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而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虜財物被掠桓譚新論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解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不禳祀而得福無厚德而占日月之數不

識敵之强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候於風雲小勇小力而望於天福怯不能擊而恃龜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指虛無之狀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將弗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臣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求于人人吳子曰○舊抄本脫此三字依張刻本補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爲人事不作弗始天時爲敵國有水旱災害蟲蝗霜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爲譎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於兵有何陰陽

哉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兵之助猶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荒淫怠政武王殺之秦之地左崤函右汧隴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苛酷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灞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浪右衡山刑政不修吳王終於歸命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峽右卭僰南有瀘溪之障北有劍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時不能祐

無道之主地利不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因人而易無險無不險無易無不易存亡在於德戰守在於地惟聖主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二

經曰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之人壯崆峒之人武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勇韓魏之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謀强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旣言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嶢關杜洪之將北於瀸水則秦人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

明攝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為殭尸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虜王離殺蘇角威加海內諸侯俯伏莫敢窺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感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老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濬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而稱銳涼隴之人勇。（文瀾閣本無此五字張刻本連上句云則燕趙汧隴亦未必勇且銳也按舊抄本此下空三十餘格蓋原書殘缺傳寫者遂以意刪改之）所以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於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化原作天依張刻本改此用淮南原道訓語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伯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尚譎詐聖人知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足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强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戰爭方起六國之君非疏道德而親權勢權勢用不得不親道德廢不得不疏其理然也唯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術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

以權術用兵則天下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此上二十三字原缺依文瀾閣本補撓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之原智者心之府。文瀾閣本智下有平字神清智平乃能形物之情人主知萬物之情裁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人闕其理失於小人則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干戚而服有苗魯以頖宮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力勝者强强兵滅伯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人主之道

信其然矣

國有富強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以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農者術之事而富在粟謀戰者權之事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按兵而勸農桑農桑勸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伯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強乘天之時者春植穀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用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者商旅不備也通四方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之財用資軍實

謂之農夫理絲麻以成衣服謂之女功雲夢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荊揚之皮革角骨江衡之柟梓會稽之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枲絺苧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之劒燕之角荊之幹汾胡之笴吳越之金錫此地之財也燕之涿鹿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陳之宛邱鄭之陽翟洛川之二周越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鹿宋之孟豬此地之良也。文瀾閣本此下有共居其地四字非有災害疾病而貧者非情則奢世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貫。文瀾閣本作貴而相兼并者强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强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事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貨財可積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

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貧地誠任不患無財人誠用不畏强禦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湯武戰伐而服諸侯國愚則智可以强國國智則力可以强人用智者可以强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可以富於內而强於外○原脫用力者可以五字張刻本有以下文攷之正合是以漢武帝南平百粵以爲園圃却羌胡以爲苑囿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駼駃騠實於外廐匹庶乘堅良人間厭柚橘此謂智强於內而富於外秦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不得糴農不得糶廢逆旅禁山澤貴酒肉之價重關市之賦使農佚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庾實人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爲之資東向而并吞諸侯此爲力富於內而强於外也故知伯王之業非智不戰非農不贍過此以往而致富强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勇或貧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順如覆水於地先流其濕如燎火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湯得之於鼎飪之間升陑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賣漿周得之於垂綸之下殺紂而立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矢乞食於吳闔閭向風而高其義下階迎之三日與語無復疑者范蠡生於五戶之墟爲童時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至狂大夫種來觀而知其賢扣門請謁相與歸於地戶管夷吾束縛於魯齊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任之

以政韓信南鄭之亡卒淮陰之怯夫漢高歸之以謀故曰明君之心如明鑑如澄泉圓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賢任能不失其時若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因人之視借人之聽其猶眩毫曳以黼黻聒聾夫以韶濩玄黃宮徵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興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賢之用非在兵强地廣人殷國富也

將有智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有栢皇氏至於容成氏不令而人自化不罰而人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㐲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怨蓋三

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衰湯武廢道德任智謀此處似有脫誤張刻本云夏商周室弱春秋戰國廢道德任智謀亦以意改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籍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樊崇曹公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劉備任諸葛亮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吳苻堅任王猛之智而定八表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歡之銳梁任王僧辯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熲之智而面縛陳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王業也故曰將軍之事以靜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杳

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術有陰謀篇第八

經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重權不審不知輕重强弱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張刻本無靜字　重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故兵有百戰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計謀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陰移諂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覡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繡使賤其菽粟令空其倉庾遺之美好使熒其志。文瀾閣本此下有蕩其心三字　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竭其財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文瀾閣本

作酗奢暴驕恣賢臣結舌莫肯匡助濫賞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進諂。文瀾閣本逆作退請謁公行而無聖人之政愛而與官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赦罪怒則肆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蓍龜卜筮鬼神禱祠讒佞奇技。此四字文瀾閣本作讒諂諛佞奇技貨財亂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非非者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讜之路然後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爲欺以欺爲信以忠爲叛以叛爲忠忠諫者死諂佞者賞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傾之其國已破矣以兵從之其君可虜其國可驟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桀放周用此而紂殺越用此而吳國墟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魯國

弱韓魏用此而東周分儒生之言皆曰兵强大者必勝小弱者必亡是則小國之君無伯王之業萬乘之主無破亡之兆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所謂不戰而勝者陰傾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教聖人昭然獨見忻然獨樂其在茲乎

數有探心篇第九○張刻本數作智

經曰古者鄰國烽煙相望雞犬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起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鄰國往來用間諜縱橫之事用鑿括之人矣徐守仁義社稷邱墟魯尊儒墨宗廟泯滅非達奧知微不能禦敵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見

情僞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實不眞○張刻本眞作明文瀾閣本作忠直不伸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闔揣摩飛箝抵巇之篇以教蘇秦張儀遊說於六國而探諸侯之心於是術行焉夫用探心之術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謀略成敗渾而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靜其志伺人之情有所愛惡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慮陽發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無使反覆如養由之操弓逢蒙之挾矢百發無不中正猶設罝罦以羅魚兔張其會殜其腰脇其虛必衝綱而掛目亦奚有子遺哉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

義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探好財之心必以賄勿以廉夫與智者言依於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博與博者言依於辨博師古而辨應今則博不可以應辨與貴者言依於勢貴位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禁勢與富者言依於物富積財而物可寶則財不足以易寶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匱乏而利豐贍則乏不可以賙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下而謙降下則賤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毅則勇不可以懾剛與愚者言 ○已上二十一字原缺依文瀾閣本補 依於銳愚質朴而銳聰明則朴不可以察聰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末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而不曉如

此則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山無間入無朕獨往而獨來或縱而或橫如偃枯草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遵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已之所長蔽已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爪牙禽之動必先觜距螫蟲之動必以毒介蟲之動必以甲夫鳥獸蟲豸尙用所長以制物況其智者乎夫人好說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横禦之好談法律者必以權術挫之必乘其始合其終攙其牙落其角無使出吾之右徐以慶弔之言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為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聲色喜說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

談言弔則悲與賤者談言慶則悅將其心迎其意或慶或弔以惑其志。本惑作感文瀾閣情變於內者形變於外常以所見而觀其所隱所謂測隱探心之術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伯王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第十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𥳑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者豪家權臣閹寺嬖昵爲之軍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行私門公謁上發謀下沮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很如狠強不可制者皆謂之亂軍各宜誅之文宣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魯國清田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軍容肅魏絳戮楊干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而天下怖夫誅

豪者益其威戮强者增其權威權生於豪强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庸豪强有兼才者則駕而御之教而導之如畜鷙鳥如養猛虎必節其飢渴翦其爪牙絆其足褉其舌呼之而隨嗾之而走牢籠其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强無兼才者則長其惡積其凶縱其心橫其志禍盈於三軍怨結於萬人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爲將帥者國之師不誅豪强何以成三軍之威哉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一終